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夏

李沆喜讀論語自言吾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趙普自云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亦不過如鄙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已讀書等耳各因人品邪正爲得力處夫君子而讀書以益其賢小人而讀書以深其詐猶

沈氏日旦

卷十

一  
沈集

病者元氣虛弱服參附元氣實則服參附祇速  
之死焉普之言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此  
說良是不然吳公子光弑僚之禍連袂起矣但  
所以處廷美德昭者鐡耳倘廷美德昭無恙則  
普之識量又不在區區然螭間論也顧命重臣  
不能保全人主骨肉普真鄙夫哉從自己富貴  
起見不從宋社稷起見可爲讀論語者一慨  
人有華不如夷者耶律楚材遼之宗室遼亡于

金而借元以滅金與張良不異趙孟頫宋宗室也、忍爲元學士哉、忘祖臣虜忠孝兩乖、殆孫秀之徒歟

正統土木之變在己巳至崇禎己巳則百二十年矣虜破永平密雲寶邸等郡邑削髮投降者皆已發未發八股時文人也先是天啓末年媚璫登逆案者亦係此輩廉耻掃地節義蕩然非復先朝徵聘之典安能挽頽風振士氣耶

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于德壽宮。靡節不從。太上皇于聚景園七十八十。遞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亦問視之常禮。哀戚之恒情耳。胡概以孝謚耶秀王爲孝宗本生父。在御二十七年。不加尊號。張夫人爲孝宗本生母。薨僅成服後死。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也。併常禮。恒情不存矣。自紹興三年間。六朝重華宮。而後壽皇疾不問矣。大漸不赴矣。成服不哭矣。羅

點引裾諫而留正肩輿遁矣古今稱不孝者莫如宋光自非喪心病狂卽有間隔之者夫亦孝宗粉飾彌文乏真誠以動厥子耶宋臣崇理學者多若他代則又以格非二字詈其臣矣

論建都者軒秦而輕洛其說助自婁敬斷自張良逮漢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說者遂歸咎設險之未臧竟不知王莽內賊非外寇也心腹之患無地不可竊發何必關中附會者又引周

公營洛如有先見而東周東漢皆享祚長久則  
洛何必遜秦竟不知周公營洛本意爲朝會諸  
侯計非定鼎建都于此也洛陽天下中央道路  
之往來均月日之遲速均勞逸相等耗費相當  
後世子孫窮蹙無歸遂疑祖宗爲三穴兔預計  
未來而實非也大戎倉卒蹶張原無成謀若有  
元昊兀术其人者江可越海可追何有于彈丸  
汴與洛也幸而不來苟延五百載殘喘遂真以

此語可行  
內即邑而  
外封建  
秦漢探春

爲可都左矣。總只存乎其人耳。魏無忌以大梁兵擊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四十年。然長平坑卒四十萬衆，卽秦人也。秦與洛地利孰勝？以一晉分韓魏，趙三國強弱之勢，不敵此蚕食之根也。都洛則仍合韓魏，趙爲一晉，安見其不可敵秦也？予嘗謂封建之制，不可行于中土，極宜行于九邊。此當今制戎上策。能行此卽成周八百之曆，何多讓焉。

由流寓而外土官守此意



地方告人命者九假一真吾爲有司將原被告  
齊下獄遵反坐之律刁民無利有害以故蒞邑  
兩載不曾問成一重辟攝篆九月止一真正惡  
人名施呆妹其年十八放火燒伯父房屋隣人  
覺喊因懷嗔恨誘其隣兒至牛田觀戲時纔六  
歲將兒縛木橈上釘其手足投之井中保甲多  
人昇至官呆妹挺然自認云非我獨爲袖出  
同一紙板扯舊憾二人合謀詐有花押字樣

之皆良民也予與葉閣下相商此事怪異闔邑  
所醜不如邑中自治其罪勿申詳上司各衙門  
在入會分不便矣  
爲便政府然其說予因斃之杖下不立爰書蓋  
情真罪當不欲拖累無辜予之本懷而葉老前  
未可以直告也

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爲武林確關使者萬曆中  
年議開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  
爲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

爲經畧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  
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  
敗塗地也彼去遼歸家郵路無擾予所目擊者  
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凡以官起見以  
窠窟守官而不以見識骨力用事者承平時得  
大位瓦全多難時身名俱喪吾舉此爲不君子  
不小人之徒加此一鞭勸其自揣

唐中宗初受制于母旣受制于妻千古奴之皆

事後論也假令未橫潰時效始皇乎遷太后于  
雍效光武乎廢郭后則儒生又有許多評品矣  
始皇暴主然此事不可謂其非光武賢辟然此  
舉未有言其是者祇因后陰麗華故卽予亦諒  
其心而訾其跡也

語曰凡舉事母爲後人所戒又曰凡舉事母爲  
仇人所快予廣之曰凡舉事母爲知我者所惜  
凡舉事母令謗我者引爲口實凡舉事母爲同

沈氏日且

卷十

六 次集

我者所抱慚凡舉事母爲異我者所得計蹈此者謂之不祥不祥之禍舉事者當之

世之先清後濁者非改節也其初忍其既逞也爲有司不要錢爲郎署不要錢爲藩臬大吏不要錢直至開府卿貳苞苴濫行簞篋稔壞蓋發願之始原如此耳豈有早晚兩截人哉故薦舉最難然敗露不于其末即于其初自恃其廉而事上做馭下刻者僞清也自韜其廉而卑以牧

身恕以接物者真清也。僞清有到底不敗露者，或未躋開府而病故，或因他事連累而中道貶削，真清有蓋棺始知者。生前無皎皎之譽，鬼神默鑒。朝野不聞。居官者地方遇真清之鄉宦如明月在溪，遇僞清之鄉宦如毒龍在海。遭逢有幸不幸，皆命也。

訓蒙之書如小兒開口乳，千字文百家姓殊不相宜。謹遵 聖諭六條各釋一章，以便句讀，亦

沈氏日旦

卷十

七 次集

憲章意也

孝順父母

父母之恩等于覆載自切提攜惟恐滋殆業望  
其成過期于改教養惓惓情深如海昔有老萊  
斑衣舞綵子欲養兮親不我待及時承懽無貽  
後悔永訣終天事亡如在移孝作忠爲子孫楷  
百行之原萬善之宰

尊敬長上

長幼之倫惟天所定一體而分原非異姓凌競  
不恭謂之衝命愧彼鴉鵙飛鳴求應或聽婦言  
乖其天性或因爭財相訟角勝或志趣殊臂攘  
目瞪古有象兮欲害虞聖千載惡聲引以自鏡  
同氣戈矛比于梟獍

和睦鄉里

鄉里之情難施得觸盜賊救援疾病匍匐于中  
締交等于骨肉于中密娛勝于宗族窺我最真



知我最熟此而相尤道路以目漢萬石君家風  
誠篤貴而能謙靡有邊幅何況士民可施輕薄  
保甲法典闕闡井收

訓子孫

子孫不賢辱及祖父庭訓攸光象賢接武及早  
玉成免于外侮性由習移全憑鼓舞惟有詩書  
可破愚魯教兒嬰孩姑息斤斧繼體承祧關係  
門戶孟母三遷芳名千古生平多愆式穀可補

氓庶之家倏焉公輔

各安生理

汝願雖奢各有職分士安于費農安于糞工安于營商安于客易位而居猶如亂陣萬物之靈不乏英俊極意圖謀制于命運躍冶之金造化默愠觸藩之羝率爾躁進人如天何杳不可問巧拙同歸彼蒼甚近

毋作非爲

人性本良云胡作惡祇爲貧窮急于求索逞克不休必至劫掠陷身囹圄如魚困涸三尺罔寬五刑何樂一切歪邪孽皆自作富貴天尸分定不錯報應乘除如花開落狎昵匪人善根日削知止見幾繕身良藥

又墨者矣  
不休

語云禍起于取不起于與此其常也予所遭則反是毛裏之戚有極貪者予捐橐以銷其望而饑腹無厭伎求不止蓋世間惡人剝死屍衣又

啗其肉者其本性也非可恩結而術籠也

語云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此二句切中人家至隱予復廣之曰丈夫說謙而婦人信之甚矣齊人多而齊人之妻妾少也

安身之法先要安心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別無他法亦止擒住命字作定風珠

奸人設機穿以陷我我覺而不墮其術中卽招

彼深恨見微之士燭于幾先避于無形如水炭  
之不相及豈能受累害哉若眼中無珠事不謀  
始俟毒螫既加而徐應之墮計與否皆凶矣  
近時人習氣比四十年前稍覺靈活予爲童子  
時先大夫設席燕數山人有一汪臨川甬東人  
也大言曰視枝山何曾會寫一字須得潛心十  
年纔能到我地位有一李含西廣陵人也大言  
曰王元美詩文比初時更不通了先人盛德不

發其隱。予頗有雌黃。蓋此等口角。乃市井惡少年。驚嚇老實士夫者。近時耳中並不聞有此陳譚。其靈活可知。

貧賤人杜門不出。應酬卽是富貴。何者。應酬中許多耻辱。而我不往。領受銅臭。豈能以資財傲我。進賢冠。豈能以權勢壓我。况素貧賤者。天原與以清閒之福。顧棄之而徵逐奔忙。是逆天也。誅其意。不過有求耳。然損惠未可必乞。哀却是

真吾爲安貧賤者計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妙藥也。况富貴人有許多不受用處其所享之福定不及貧賤人也。吾試舉富人苦言之夜防盜一苦也。家人外人有病故者憂其以人命與訟而詐財二苦也。墨官垂涎禍且不測三苦也。年荒租債難收而勸濟之條屢下催逋之役頻來四苦也。僭妄戴巾見者擲揄帽又不甘五苦也。幸有異途前程聊可遮飾不然卽一清廉風力典

史笞其臀而枷其項。敢誰何哉。六苦也。親友賜顧。卽虞彼有他求。躊躇答語不赴。其酌輒生責備。七苦也。飲遇文人才士。視之若猪。微言隱詈。覲面不省。八苦也。試舉貴人苦言之。同僚相忌。上下司相傾。一苦也。大寒大暑。不輟投謁。二苦也。僅守常俸。則妻子凍餒。稍稍越軼。浮議起矣。三苦也。太平無事。尚不得養尊處優。一旦多故。則上方恃我而我可恃。上乎。四苦也。敢于



如後年情  
一事於友本  
在倚其勢  
者且執之亦  
限弟任亦  
或自有中  
晚不已何  
也切事竟

任事而負賢聲無柰衆口嫉妬不保其終五苦也昧心欺天輪迴時有畜生之報慘受刀鼎六苦也所中所薦失之匪人則門生萬惡千惡舉主與有力焉無心者罪輕有欲者罪重七苦也發一科第則宗戚親友臧獲所狐假之惡皆我當之親友之親友臧獲之臧獲所倚勢資緣之惡又不可勝數而生前無由聞知命終冥府質對八苦也凡此富貴人十六苦趣貧賤人寧有

自居富  
貴  
流  
八身

幾乎

管寧鋤地遇金揮鋤與瓦礫不異華歆捉而擲  
之人以是分二子優劣予曰皆非也路旁遺金  
取之恐害他人還之乃義也土中遺金不知何  
年物何許人所失取之頗不傷廉卽不自潤而  
以施德市惠不亦可乎歆之捉者其常擲者其  
矯也矯則險險則毒直至殺伏后而後快若寧  
者卽不矯亦屬迂濶或所見似金原非真金寧

沈氏上上 卷一 一三三  
眼疾而歆眼鈍乎畱以待後之評史者

世間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年任最多予所  
親見有假敝座師吳御史令弟者在臨清見米  
郎中有假沈宏所御史隱跡西湖不見一當道  
而漁獵程儀者予所親聞有假三舍弟姓名往  
北直隸見前乙丑科林下傳年伯在彼家住旬  
月索幾封青目書干謁他處州縣者此世兄宋  
化卿對予言者有假葛尚寶令壻克作黃太守

近亦有

假沈周

子亦有

假青園

僕潘昇

沈華且

姓以有因

騙切字

家銀三

而說

假

公子于南京見刑部熊尚書者此熊公對其真  
婿黃君胄言而君胄語我者杭州之棍極多極  
喜謗人予寡交而著述不少可借爲因海內冠  
紳母爲所騙倘身後有愛吾書者卽有假克吾  
子者不可不察萬曆己亥先君初去世予昆弟  
因家訟往見紹興孫司李孫大驚曰汝在我陝  
西以詩畫作山人久矣予曰未也孫曰姓名旣  
同籍貫又合何云未耶予曰陳勝假其名孫付

沈氏日且

卷十

十四次集

之一笑

司空圖詩忍事敵災星。杜少陵詩忍過事堪喜。此皆古人自己得力處也。然忍有節候所遇橫逆之人氣盈志滿則彼之傾危在轉盼間。聖人所謂動乎四體所謂亢龍有悔也。忍有流品居上位而能忍包荒之量仁也。居下位而能忍明夷之度智也。忍之一字大率出于勉強。故曰隱忍曰堅忍曰含忍。豪傑所以自制在此。中材所

以不自振亦在此神聖則不然不脫冕而行見  
幾最早安所用忍哉凡用忍者非豪傑卽中材  
也下神聖一等爲范少伯使勾踐早聽其言何  
至養馬嘗糞忍辱如此使文躄早從其計何至  
屬鏤受禍雖欲忍而不可得哉古人有論事確  
而機緣乖違出所料外者假令勾踐忽先朝露  
未及誅踵而薨後世儒者未免以悻悻億逆翹  
圭過等語加少伯矣

後人把忍字看差了看小了以無氣節無血性  
當之進賢冠下忍只爲一官學究先生忍只爲  
一館財虜忍只爲幾貫錢僧道忍只爲作法事  
如此則孔孟之去魯去齊翻爲不善宦穆生先  
申公行洵拙于固館矣有是哉今世所謂耐煩  
卽今世所云忍也忍者十人而十不忍者百之  
一也

科場末議謹備當事者採擇不慧寓燕十年寓

白下十年每當大比之期神棍合謀局陷良家子弟以關節封銀數千兩寫立合同敗壞試官名節而驅騙其財予鄉親友被害者儘多其局大約相似放榜後不中此棍挺身相見啾啾要挾反噴有煩言若到法司我與你各責各枷各問罪此銀我等倩豪有力者居間應作花費賊免追入官只是汝任子恩官做不成了况汝親戚皆宦族又做人不成了被騙者聞言只得隱



忍此弊兩京爲甚科科如是竟不發覺舊時此處有五毒慣布此局今已死其半目前羣棍憚儀郎沈因仲先生威名乍戢然終係伏戎也愚意有術于此本人能自首自發覺者不坐罪不壞前程仍以其銀若干給主若干給賞探事報人仍刊附律令頒行仍刻石部門示衆如此庶無漏網矣乎

帝王神聖稟旺氣以生其臣與徒竊餘氣以附

故堯舜禹湯文武各有帝臣王佐纍纍蔚起孔子大聖七十二賢若繁星之拱二曜惟孟氏孑然無徒何也天地間雜氣每足以分減正氣戰國時有楊墨復有楊墨之徒有儀衍復有儀衍之徒異端說士心雖不粹而智詐才力皆足以奪造物之巧盜造化之精故子輿寥寥獨也僅一樂正子猶人耳又從子敖遊矣

孩提五六齡時見鷄犬不識也見鷄犬之小者

則跳躍撫摩見刀劔不樂也見刀劔之小者則把玩不釋手取其小而類已也見箠楚儻漢則恬不介意或反悅見箠楚童子未有不色變股栗者以有我起見也借懲緇以懼羽有是哉兔死狐悲原屬人情非獸念也

漢宣刻深丙吉魏相心與之左又不敢明糾其失托言于和陰陽以緩其勢頗得相體且抱相識也趙廣漢等趨時之賤吏丙魏救時之良輔

趙蓋韓自有死道而司馬君實咎丙魏之坐視  
况楊惲之獄又在丙魏既薨後乎司馬公慣作  
不情之論類如此假令漢文時丙魏輔政亦執  
是道則以水濟水又足以亂漢綱紀故人臣操  
術須酌時勢競綵調之勿可泥也然神爵五鳳  
間鳳凰頻集呼韓來庭吏習民安則丙魏之和  
陰陽確有証據學者可概以迂濶目乎

州縣僻遠則巾裹十百成羣挾制有司有司畏

沈氏日旦

卷十

十八次集

其衆也事事掣肘然正惟衆也結黨之罪莫道  
矣通申學臣酌量首從責黜亦世間一大快事  
此惟廉能有司方有此等作用亦惟學臣同心  
然後能遵 勅書奉 臥碑也

一切懲治兇頑本爲安靜地方也然無術以濟  
之民反不安其寃也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自己  
或遭反噬未可知也庖人二三而整酒十餘席  
不忙不悞識先後着也漢高帝大用此術以成

秦項進賢冠下諦思而徐圖之先訪後疏先疏後擒各有次第訪須密須確疏須得方家了親齋用錢報房使不發挾以防洩漏又須詳懇政府庶得俞旨然後擒獲至于擒獲方畧須細察邦國情形若何勿得自用其智自用其愚致元克逃匿前功盡棄也輦轂重地又須先擒後疏不然疏朝上而克夕逃矣遠臣齋奏于京關係重大者勿遣衙役蓋奏章不敢釘封便于

私啟窺視而家丁嗜酒貪愚者又反不如衙役  
慎之哉

昔人云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卽奇  
策也、爲此語者指下下根器說、由此思之、天之  
凶歲數十年一遇、官之上智數百人不一遇、聖  
君賢相當聽其無真心坐視斯民之餓斃乎、須  
有術以動其真心、非顯擢顯黜、則司牧者泄泄  
如故、蓋凡輕民命者、未有不重官階者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其策亦善其心亦仁故堯後  
謚惠于易名之典原無所忝當時列國遇糴爲  
惠王修救計莫踰於此孟氏所云指平時修備  
也後之長人者官不久任席未煖而卽陞卽罷  
修備係前官後官分任其責非見在官所得專  
也惟有修救之策而已安可徇孟說而迂梁惠  
乎乎糴治標之藥反有碍廣糴爲第一良法若  
妄報貧民賄脫富戶必致棍徒包攬府庫之錢



出而倉庾之粟不入祇民賊耳

萬曆丙辰二月山東諸城縣孝廉陳其猷疏進  
所繪東人大饑指掌圖二十有一繫以短詠摹  
寫逼真情詞慘切 至尊潸然軫念東土發金  
粟十數萬遣御史遣行賑卹

其一 大旱大蝗百穀百草俱盡圖

其二 剝樹皮浸樹葉食圖

其三 切草爲米伴粟麥連糠皮圖

其四賣兒供稅難以追征圖

其五接牲畜糞食圖

其六冬冷無衣隱糞中圖

其七生食鷄犬圖

其八買賣人市圖

其九子女流鬻江南圖

其十官禁流移販賣民投河溺死圖

其十一賣兒辭墳遠徙他鄉圖

沈氏日日

卷十

三十一次集

其十二拋棄母子圖

其十三粥賑難周官民共泣圖

其十四狗活喫人圖

其十五餓莩盈野圖

其十六白晝刮人肉食圖

其十七母食死兒妻食死夫圖

其十八割人不及待死圖

其十九饑民作亂圖

其二十恐包絕丁荒田相議全逃圖

其二十一逃民間 蠲賑復來圖

或問孝廉獻圖情形愷切故有此賑撫按憲臣  
郡邑牧臣何不以是動 上乎予曰郡邑非不  
欲也不敢也上有所歷則避嫌撫按非不能也  
不知也下有所墜則坐視孝廉無官守言責反  
可直陳而無諱假令此孝廉他日爲郡邑爲撫  
按則泄泄如故故曰官多法亂網密魚愁

是歲山東新城縣一民家有三子三媳父母兄弟密商欲殺第三媳共食之夫泣泄于妻妻迫急黑夜走十餘里逃歸母家具悉顛未母家即時殺而食之曰如此肥肉不自啗而使他人啗耶此本兵王霽字長公子親語我者王乃新城人也孟子曰人將相食豈虛談哉

至壬戌白蓮教妖賊猖狂山東雲擾賊首徐鴻儒傷殺官兵未幾撲滅前後僵屍數十餘萬嗟

乎東土生靈何不幸之極耶

陳臻以發棠探孟子致有馮婦搏虎之喻王猶足用爲善亦虛譚矣當孟子在齊而饑且再見則山東之歲稔自古然矣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庚午宦稿

滕儲追述其所嘗好者悔後語也夫馳馬試劍非美事也向令學問何至此哉世子有悔言而念轉矣想其謂然友曰子傳吾父亦知吾疇昔

沈氏日且

卷十

三十三次集

之愆乎、大凡沉湎于內者、豈暇滔蕩于外、錯趾于初者、輒思改圖于終、吾今日無一善狀、其積漸之由、不在今日、而在他日、吾他日嘗起厭心焉、苦經史無入門、厭伏好字於此而弗好學也、又嘗懷耻心焉、蔑師友爲具、貞而弗好問也、未必賦性之果愚、而情與復合、幾以放僻終、無柰執迷之既久而習、憑嗜深、甘與暴棄等、蓋嘗好馳馬矣、明知斯馳之狂態、養尊者所不由、而委轡而奔、壹似經

以學配焉

則配河

以而

李問分承元集正法

通于相馬者、向惟不好學、因不得學中之趣、而  
以爲人間樂事、無踰聲控外矣、由今想之、何孟  
浪極取、而引咎晚矣、又嘗好試劔矣、明知匹夫  
之怒氣、無敵者所不屑、而疾視自豪、豈似術講  
于擊劔者、向惟不好問、因不受問中之益、而以  
爲世上驩情、無出縱橫右矣、由昔言之、何浮游  
甚耶、而追恨遲矣、天下快心之事、頗多、卽好飲  
好遊、好奕、已非康侯所安、况蒙塵馬足、弄巧劔

九月日日

卷十

二十四次集



端斯最下之技也、曾見經史內以此技誇能否

人生適意之境不少、卽好色好貨好勇、尚非中

主所諱、顧輕肥是耽、凶器是逞、則最劣之品也、

幾見師友中以此品擅譽否、想子他日未嘗不

失爲賢傳

苦口諫、而吾舞智自用、反謂勤學好問之迂、卽

予今日未嘗不末路悔、而子熟察吾真、已非馳

馬試劍之初矣、然子爲吾傳、吾不求子補過、而

更誰望耶、在孟子必自有說、速爲我問之、

皇明廣陵名士選元呂尚綱評 字黃生

言言典則其中脉理之妙草蛇灰線隱躍無窮至於格語如箴如銘如開晨鍾足發深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北雍侯大司成錄科

舉題燈下戲作次日出示諸友亦宦稿也

卽鬼神以誠顯而費微矣夫莫微于鬼神而難

揜如是何其顯耶誠蓋費之本矣且君子之道

其實在者爲誠誠則必著其閉藏者爲掩掩則

彌彰吾道所以超索隱者、正爲其不以微止耳、  
微之兆顯、非獨人情、卽鬼神不外是以爲撰焉、  
語德而及鬼神、則已究萬物之根矣、然鬼神于  
何托根論鬼神而及德、則已握二氣之竅矣、然  
德于何司竅、其微而顯也、如此乎不可掩也夫、  
非設幻境以自爲摩盪也、有真境焉、誠之含其  
朕也、非操妄機以漫爲活潑也、有真機焉、誠之  
發其藏也、誠非別立鬼神之外、以與之對、其亭

十方無人道出可謂開破天光

毒于萬乘而洋洋溢者不貳之機絨原自如此

何處可容其韜晦即欲韜晦而不可耳跌可字此人所忽處誠非參

入鬼神之中以爲之主其禪代于兩間而在在

呈者不已之情形原自如此何處可用其收歛

即欲收歛而不可耳寧必變態盡泯而後爲掩

即顯于大全而纖悉滲漏猶有掩之倪也鬼神

分天地之誠以效靈其高明亦如天地夫豈有

掩象寧必行生偶晦而後爲掩即顯于終古而

呼吸斷續猶有掩之候也、鬼神先聖人之誠以  
造命其光被不啻聖人、夫豈有掩時、蓋微心則  
微與危交戰、而思誠則微與顯同源、乃知微即  
隱之旨也、疑聚之極、朕兆俱融、而况可思議、泯  
顯卽費之義也、薰蒸之極、本體自透、而豈容功  
力參費而隱一至此哉、

皇明侯官名士選元董養泓評

字叔璣

此題從來顛撲不破一經沈先生手筆精深

靈悟若攫大慧之舌而昏中峯之髓奇文奇  
理真堪不朽

塔爲浮圖僧爲浮屠今操觚家將圖屠二字錯  
用恐傳至後世爲有識者所笑特揭之

天啟丙寅間忠良受戮者多吾浙有二人嘉興  
科臣魏大中紹興臺臣黃尊素蓋逆璫藉口東  
林黨以芟之也近聞有倡議者欲以二子尸祝  
湖山間予曰必欲妥當而可久庶合全浙自靖

難土木等俱祀廼可耳方孝孺于忠肅孫忠烈沈青霞此外須表表者襍一他省人則更有病不可言殫若專祀二子則猶然情面耳門戶耳非所以安二子之靈且無以杜識者之口况此等舉動必疏請方有光彩蓋二子業蒙皇恩優卹必春秋血食載人祀典方足慰之不然反褻之也其在本鄉臺省與大臣乎

南京功臣廟主祭者勲臣非守土文臣也蓋文

臣無祖宗在廟則脉不聯貫古人舉動詳確如  
是若武林忠烈廟不及于忠肅譬張家子孫挑  
去自己本生祖宗反祭李家爹媽亦悖德甚矣  
解者曰于忠肅自有特祠不在此數予答曰二  
興曾祀杭于公否三十餘年前李貞外建王彭  
二院祠今安在哉故必合祠庶于二公有光獨  
祠恐二公亦不願也若更欲添入他省人卽百  
猶不足况此亦禮部職掌可侵之乎大凡舉事



要成章不成章則狗頭狗尾四賢祠增入多官  
遠方至今傳爲笑端

金精山在贛寧間道書稱爲三十五福地志載  
漢初張華女麗英年十五修道此山長沙王吳  
芮起兵平吳楚過而欲聘之女給曰山有石室  
中通洞天鑿之當相見也芮卽發兵鑿通女乘  
紫雲空中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  
作詩十八章而去夫女旣爲神矣不當誑人然

但云相見未云許嫁則其辭亦活若果戲之即  
鑿亦未必得通也意者石室原通洞天山神幻  
作此狀假借人力以成之歟五丁金牛之說亦  
類此山金精載實仙傳之可不知胡據

武林茂才胡文忠別號存愚一生好恢諧語友  
人長乎坑卒四十萬作何坑法當用白酒二十  
萬餅人給米餅衆不解其故胡曰諺不云乎飲  
酒不醉如同活埋及嘗曰陸績懷橘歸貽母母

州予田注  
也探記存  
品

答之百衆驚問故胡曰懷了一箇撫桶故蓋吾  
鄉評桶者貴衝而賤撫也其詭類是不可殫述  
此生抑鬱失志故作不羈之態竟老死牖下惜  
哉其曾祖胡世寧官尚書謚端敏首發逆濠之  
奸遣戍濠百計陷之竟無恙假令文思得志其  
事業必有可觀然縱酒放言以自掩人無知者  
甚哉制舉之困人也

吾杭縉紳能詩文者嘉靖間有部郎許石屋名

詩家必揚

竟之六屬

大家為書

法所標

應亭學憲田汝成各叔和筆下秀脫絕無杭氣  
此外予不及見者頗多未敢輕置喙後輩為先  
達表章亦體當如是也近日全道隱為其高唐後抄  
嚴州以子陵得名其品異也烏程縣以二醜史  
得名其業精也焦山古名浮玉因處士焦光隱  
此遂易今名都玄敬遊記可考其西巖猶刻浮  
玉二大字說者指為金山誤也全宋有浮玉二字  
人當兒時無此子事自婚娶成人至壯至老日

友  
出事生避無可避省事之法來而後應不爲先  
爲魁漸次滅除返到嬰兒光景然後爲日損然  
後爲有道之士人但知貧賤多事者有求于世  
竟不知富貴多事者何嘗受世之求此其故微  
矣

或食器  
玉不  
知  
錦衣二字可解玉食殊不可解夫藿食肉食皆  
實實可啖者玉安可嚼耶觀晉公子受餐返璧  
意古時天子諸侯每食必置玉其中故云玉食

耳不然僖負羈妻葛爲不置鑑而置璧乎

楚粵間有湘妃竹相傳爲娥皇女英淚班所染  
然然否否萬曆中 至尊云惜其太大若細則

可爲食箸旣而細者叢生人因箸之 天語巖

重百神奉命如是友人爲予言廣陵瓊花空存

觀名而樹種已久絕于世蓋仙卉也後世人主

從玄門根器在此位者但片言授記而瓊花當

復出無疑矣予何以知之于蘓學士欲見海市

台溪連夜

及亦不渴

然

因祭海神得見知之此定非偶也

命之貴賤不同而貴賤人之惡性同故貴惡喜  
庇賤惡命之貧富不同而貧賤人之貪性同故  
貧貪每仇富貪命之靈蠢不同而靈蠢人之忌  
性同故蠢忌必謗靈忌

聞諸先輩有一妄人作詩刻集名肖白齋草其  
自序云肖白者非肖家君之白也家君一白丁  
爾何足肖哉肖太白也王元美先生一笑絕倒

遣人印百餘部以貽同志庚午立秋日林茂之  
袖一詩稿示黃海鶴及予乃湘潭周上舍也頗  
怪異起句少壯羞吾有父兄坐中有林國博鄭  
李兩光祿目擊可証李執者係曰望父古岑其父者

饒州薦福寺古跡無復存矣惟二賢祠祀顏魯  
公范文正公尚無恙俗人附會爲顏回與魯班  
何異悞伍子胥爲五髭鬚杜拾遺爲杜十姨合  
廟配饗真可笑也



金陵風俗人心一團市氣聞勸善之言則曰汝  
又不是鄉約長聞刺墨之語則曰汝又不是銓  
部六朝清議太重今時濁議太輕輿皂之役不  
一二載而起家千金民何以支詞訟有一監生  
姓名問官如蟻見羶如蠅集糞夫大司成少司  
成官不賤矣能如外省學臣庇一秀才否畏墨  
吏如虎將來何以當國真世道之憂也祭酒侯  
木庵先生諱恪每與予論及此未嘗不浩嘆也

子年於未刻

子年白子勝

子年生奴後

武生出然每

群策厚身步

子年於未刻

也鼓噪步

歐少司把持

巡城御史

于座師王

先漫公囑

巡城御史

陳玄扶爲

予上十

咸爲股東

侯亦賢者不肯屈體貶規誥五城直指者也

留都之官主爵者視爲冷局吏禮二部清而不  
要輒以此缺補外吏之賢者名尊崇之實安置  
予所見多矣操守潔白無賄可通者慣授此  
職若初選則別自有說

律令乃 聖祖治世之準繩也士民毫不究心  
扞網遭刑猶孺子無知入井長人者忍乎哉愚  
意州邑自中央以暨四隅當用塾師五人講究

律令舉善良通文理者克之給以冠帶若申詳  
上司則又開富惡鑽刺之孔而批州仰縣多所  
掣肘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舊說瓜作必恐未  
妥先王追遠之敬不獨薦魚薦羔豚卽瓜菓芹  
藻之屬亦薦况瓜作必之說于經傳別無所考  
此與五十作卒之類同皆當闕疑者也

今人情寄家書每每轉托一顯者迫其代作魚

鴈而此人面自姓名不知爲榆分何物又不屑  
投刺來謁揣已揣人兩失之矣乃知古人云沉  
者沉浮者浮我不作寄書郵非任誕也稱物衡  
施原在人情之內但不明言其故遂相傳以爲  
癖耳然近世之爲殷洪喬者亦不少也

燕京風俗惡少年闌人平康之館旅進旅退罕  
援一毛迫出邂逅則一茶別去卓去病嘗言此  
茶必不可飲有不可知之垢存蓋恨與厭合也

諺謂之撞寡門評交道于今日撞寡門者何多也初無介紹先容既不用贊相見又不設飲相款併古人交際之禮一切盡廢沿門漫投一刺令主人陪費輿金更荒日力累僕從奔馳答拜及門不獲望見顏色併不可知之茶無一甌入口而喋喋終身今日王百谷明日陳眉公今日馮開之明日周玉繩世道鬼蜮可爲浩嘆

前輩徐文長山人詩文秀異然草茅不整其名

石公吹噓  
陶石楚侶  
之也

幾泯滅于世賴袁石公吹噓赫然有聲于身後  
邇其歿期則已三四年矣初何寂寂末何隆  
隆也進賢冠負盛名者纔加品題衆共耳食猶  
然貴貴之習心也

歷稽古昔凡一統偏安之世人主無謚忠謚清  
者人臣無謚孝謚神者其餘文武昭穆莊懿惠  
肅之類主臣通用何太無別耶予謂主職要臣  
職詳主職規臣職隨術不同而謚同非體也况

詞臣有不能筆扎者。概示曰：文勲臣有不能騎射者。概示曰：武名不配實，亦濫矣哉。

燕秦被刺後，遺計獲賊，竟殺之，亦快矣哉。然子有疑焉：秦倡合從之謀，六國幸無恙，則刺秦者非嬴氏，卽連衡之士，欲破從約者也。此兩種刺客，其事已成，其願已遂，其利已奢，肯貪此區區微賞，輕于自吐哉。必無賴惡少年，冒功邀賞，自喪厥元者也。惜當時徑孟浪殺之，不細意訊鞠。

耳、

皇明大政紀吾學篇憲章錄多耳食多苛論多  
僂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勿據爲成案可也  
班固漢書原係私擬爲臆者所發覺幸帝稱善  
命其卒業不然亦殆矣哉

戰國時秦最強故蘓季子首說秦及秦棄不用  
而始之六國焉非本願也六國尚弱不可恃况  
周乎其說周顯王亦非本願不過工于揣摩料



其必不能用俟他日富貴後令周君臣悔于厥  
心而預伏案耳史氏謂周室左右習知季子生  
平輕之非也即重之季子亦必不爲用也然則  
何以最初說周豈果循天澤之分耶秦夷而六  
國華舍華就夷何難舍天就澤此術士之無忌  
憚也即商鞅先以帝王道說孝公意也

荀文若始末與後唐張承業相似蘓子瞻比于  
聖人之徒則過矣又云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夫伯夷非其君不事或何故事操哉子房遇沛公一見決真主或事操有年矣必俟將篡而始覺始悔何其愚也如或者蓋可憐而亦可憾者也然操之機權籠絡彌孔輩尚墮入彀中何有于或或又不當深責矣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卽微遼金而秦檜買

沙門 卷十 三十七步集  
似道輩亦必篡弒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  
而躍冶焉方剗刃置馱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  
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以爲用唐中宗始  
睿韋后旣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

驟聞不入耳言姑虛心聽之靜時細意參詳可  
否切莫以舌相角縱橫求勝恐倉卒失言坐中  
有識之士窺其底裏異日相遇共事未便

大學一書所歸結處全在格物二字因其闕文

竟無着落相傳有古本不分節分章者有宋本  
分節分章係程朱兩先生所補訂者卽今博士  
家所讀是也又有石經之本其本凡三而于格  
字俱未確有註來者從來格來享解然却有病  
鬼神無形故曰格思物有實際何得借鬼神字  
面加之有註至者愚意至乃歸宿究竟之義歷  
邇上文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功力何獨格無  
功力而徑云至乎有註正者取孟氏格非之說

然本章自有正心之正在安得捨格字不講反  
侵用正字以強釋格字乎、愚意物有本末原取  
義木之幹與枝又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云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格之偏旁從木則格之  
字義可默會也、凡有區別處曰資格、隔闕處曰  
拏格、必欲強解知合而物分、知虛而物實、物之  
本末區別井井而條理貫通、又絕無隔闕、非格  
乎、存此議以備後人參酌

萬曆庚申歲 神宗升遐忽出遺 詔冊鄭貴  
妃爲皇后天下皆知非 先帝意也籍儀郎胥  
之彥疏止之。夫妃也而后則不但后已也而太  
后矣魯蓮所謂帝秦後有許多未便者此也。此  
舉較李沆引燭焚詔其功最鉅其識力最微胥  
蓋有大臣之風焉不然安得今日予久欲表之  
以旌其美而未敢也昨閩邸報則事已定于蓋  
棺胥君美天成之矣胥係蘓州嘉定人萬曆戊

戊科進士制舉稅亦膾炙一時

從古聖賢豪傑惟知幾早去爲第一上策微子  
不去必見殺于紂仲尼不去必見殺于季桓子  
范蠡不去必見殺于勾踐魯仲連不去必見殺  
于列國張良不去必見殺于漢高疏廣疏受不  
去必見殺于恭顯李泌不去必見殺于肅代韓  
世忠不去必見殺于秦檜其他不去而羅禍者  
未必皆貪戀名位祇緣腸太熱眼太鈍才智又

太特耳

本朝輔臣入閣辦事。祖制原自出。宸斷不

由吏部推。臺省薦也。至神廟末年始廢。聞諸

先輩大老謂之取手執。御筆親書某官某日

入內閣辦事。近侍捧旨出。輔臣手執。隨近侍

入于宮門首面。聖行禮謝。恩訖。繳還原

者。以故閣體尊。而送帖與言官。有科知道友之

說。有不看上馬之禮。今也政府進退其權。反操

泰成無處

不飛死与

北靜湖自

在子已然笑



于言官則舉主矣。知友二字自不敢用。卽侍生帖亦大傲。庶門生帖兩相安耳。近日見今上復祖制特簡溫體仁吳宗達二臣入閣時流疑問予以是醒之。先輩嘗對予言推知不可不做曉暢民情練達國政生平根基全得力于此故節鉞重寄不從有司起家者不輕授也。此言極有味。唐宋多名臣祇緣牧民官卽躋秩宰輔別無他秘奧也。

先科于中  
必法左道  
王不更察然  
夫何隱之  
有

萬曆己未年北虜中涓隱隱將橫予見微仕隱  
改名曰遜所著書則仍舊名如故未幾遼左全  
失魏璫播殃有識者服其先見吾鄉有不居官  
不立言者因是各有兩名殊覺無味仲尼有云  
甚矣三三子之好學也

近有廉官爲地方除害設重枷以困神棍值暑  
月經五旬竟依然無恙因錄予舊爲有司時諱  
犯口號以醒之曰久膺三木貌更豐隆囊頭之

孔寬窄不同多應此類脫出孔中躬親締視伎  
計斯窮。

賞罰因民之耻心以爲衡量耻心重者良馬望  
鞭影而馳耻心輕者甘刑憲如飲食是以長民  
者欲厚風俗莫如養耻古人云刑不上大夫亦  
此意也。

朱陸是非辨者多矣予謂紫陽但從事下學而  
遺上達人遂以腐儒目之象山但從事尊德性

而遺道問學人遂以異端揣之皆偏致也朱有見于外無見于內。陸有見于內無見于外。皆與精一之旨睽以故二家之徒交相非亦各相矯竟不自覈其所以失而支離寂滅不獲受師益反受師損也噫

人家孩童至十歲外內切不可隨四五十歲老媪及乳母同榻業師主養浩自供九齡時即被乳母破壞以故壯齡孱甚爲人父者不可不知

嫡妾相妬每伺其產時賄囑收生婆害其性命甚且終于絕嗣此予家姚收生婆姚收生婆自負有陰德予訊之而得其隱者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比丘做法事五鼓時飽啖酒肉然後出赴應不然誦經念呪卽無氣力此予臧獲方祐原作承興寺行童對予洩其陰事果爾有纖毫益乎爲人子者不可不知十七八歲小沙彌私自纏足扮作比丘尼至人家同女伴臥宿發覺時婦

自出日水

不文入世

不文入世

女或至自縊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人心不古市氣漸增三十年前心所鄙夷之人  
由今追憶皆不可復得矣但不知三十年後更  
有追憶近時人物者乎竟不知其何所底也此  
沙汰之兆也兵火荒疫始基之矣

郡邑小試發儒童案有大弊存焉舊例儒童姓  
名以千百計非一胥手筆所能卒辦勢必多用  
幾役各錄一紙約數十名錄畢粘連鈐印內有

奸胥將陳王道寫作陳王謨將張之儁寫作張  
之後乘官忙迫不暇叅對卽叅對敗露曰我錯  
悞也如竟不對出則得賄而賣其鬼名或預有  
親識預受彼賄徑自頂補添入卽向有鄉紳居  
間者業已用情彼不得如願復來求懇反厭賤  
之以爲馮婦也亦或有與臧獲比周者因此宦  
聲不美士論不服與地方有隙况我輩從此起  
家可昏昏泄泄自昧本心乎予意大邑大郡卽

命一刻工印小本百餘冊詳其姓名籍貫示衆亦可也

土木之像說者以爲夷教二氏之教非儒教也其說良是但易像用主瞻拜者生忽畧心無敬畏心不若像之能肅人也此情卽士流不免况愚氓乎孔子歿門人追思不已遂欲以有若當之取其似也夫似莫似于像矣假令當時有塑仲尼像者二三子必對像泣而不彼此相向泣



矣夫豈無主哉主不肖貌不足以寄其思也明  
民者繹此義卽因俗可也

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紀祥亦偏枯之  
見也不足以垂戒來茲反令人主狂而不信後  
之修史者勿墮此窠窟也可

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欲避墨趣  
廉則不得不爲詭激之行又加以評品曰好名  
也曰癖也曰不近人情也又議捐俸又議裁羨

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敷貪之勢迫也。

夫子論奢儉以不遜固極之非但流弊致然即見在已成乖張之象若人主蹈此其禍更大喪身亡國特不遜固已哉管晏二大夫皆賢者偏上偏下孔並譏之今人以儉爲美德一概從吝竟不知陋崇所以取禍者奢于已不奢于人儉

于人不儉于已故鬼神忌滿而撲之若漢卜式則豈有是禍哉說者謂漢之武帝猶賢于唐德宗真格論也

漢武賢于唐德曰陶谷是會昌六年

或問爲國者何以不當儉予曰夫子以恭寬信敏惠五者爲政要若儉則寬信惠三者俱廢矣其何能國或問儉有碍于寬惠易知也于信奚涉予曰人主所以厲世者無踰賞罰賞懲期即爲不信况併其賞而廢之人誰用命儉則當賞

者不賞當厚賞者薄賞始也虛懸賞格終則屯  
膏而自食其言使鶴之謹典而衛墟矣故儉尤  
信之賊也

弘演以納肝存衛申包胥以泣血復楚忠義之  
動人如是世論以名節二字爲迂而不切之物  
特揭之使人主勿輕忽忠義焉

對契友隱年不以實告者乃夫下絕險之人默  
遡縉紳中得四五人焉竟有克死者有遂敗者

尚有兩物現在仕途。恐子猶及見其末路也。  
長水同籍二人。行藏頗異。有入杭城。只拜徽州  
富戶。不拜同年者。卽同年吊喪。亦不出見。不登  
謝者。有爲官。只赴科道。酌只請科道。並不與部  
官酬酢。卽同年招飲。誓不赴者。一姓子已蚤死。  
一姓米尚在仕途。然長水極有高品。如丁改亭  
尚書。譚凡同臬長。畱心職業。與我輩俱上一流  
人也。豈可見刑而概天下之無足乎。抑或者辰

氣獨鍾生此匪葵歟沈公萃禎在閩中相遇亦稔知予賢其人亦君子也

人主觀臣之法只看他家計貧富以覘其廉汙只看他官途遲速以覘其巧拙人臣事主之法不當明矯明趨而當默調使其自轉矯則禍及其身趨則損傷國脉丙吉魏相之事漢宣是極好榜樣此可與大臣言未可向鄙夫道也

杜少陵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今文章無神矣代

作賀章如媒灼之誼、豪門不驩而笑矣、代作哀  
章如娼妓之別情、郎不戚而泣矣、交無道矣、不  
用介紹望門投刺不贊不面亦不款若惡少年  
撞寡門矣、予則反是、凡賜顧無禮者竟置不答、  
時流反以爲冷且傲也、予文章未必有神而交  
則有道、少陵之靈未氓必以予爲知言、

蘓子瞻曰、養貓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貓、則

貓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貓千鷄犬驚擾庖厨。繹騷受累。何時已耶。居秣陵者觸此當一解頤。

徐有貞謀爲祭酒。托門生楊宜懇于忠肅公。以楊與于內姻也。于亦勉從。景泰不允密諭于。

公有貞雖具才華。其心奸險。恐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有貞不知此意。恨于切骨。必殺之。而快。此載資治通紀。由此觀之。忠肅藻鑑不逮。



景泰遠矣。菽園襍記載兵部侍郎王偉陰伺忠肅過，悞密奏之。上密以奏示于于出，即以示偉。何其淺也。蓋偉原爲職方郎中，賴忠肅薦得驟躋是秩。傾危一至此哉。假令忠肅知人不畀偉以高位，或出有貞爲外吏，豈有殺身之禍哉。大率忠義授首於讒賊，皆從好諛起。豈獨于胥悅宰嚭坐是病云。

司馬德操訪龐德，公值德公渡河，徑入其室，呼

妻子使速作黍設供俄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  
分客主觀此情態則晉人任誕之風自漢未已  
倪矣世運否塞豪傑氣短才盡以歌代泣自托  
于狂原非得已若無過人品識又當盛際亦效  
鞞典午諸賢特無賴惡少年已耳又安知德操  
德公非陰有所避故作此駭俗舉動以求免于  
濁世者乎德公妻識得此意豈尋常女流也

李膺每見猗融聽其言論輒捧手歎息予性喜

談然知交領畧者絕少惟大年黃友湘洲李師  
細意靜聽每見嘆息蓋兩公才情見解不亞龍  
門又嘗舉彼所知識者欲予見之予曰不見猶  
令人景慕見則疑駭寔甚併游揚我者亦目爲  
孟浪矣譬閩粵荔枝惟太真知嗜若其他宮人  
卽不啖亦得

大丈夫當抑鬱時無以寄其哀卽痛哭失聲原  
是快事無以達其怒卽鞭笞罪人亦是快事故

哀怒中節處併喜樂包藏于中矣喜樂不中節  
譬酒食地獄翻成苦趣哀怒未足以盡之也  
衛濟川鶴能識字令其檢書啣取一一不錯此  
卽猴之能舞鸚鵡鸚鵡之能言由于習也未足  
爲異

徐孺子爲知己所辟雖不就職及其歿也千里  
赴吊炙鷄漬酒酬畢卽去不見喪主豈立異也  
哉或其子弗類爲彼藏拙不欲露其慢耶抑或

慢端已露故速掉臂去耶予蓋曾有所說矣

沈氏曰